

## 史海钩沉

# 严用光与惠明茶

严慧荣

在清朝同治年间，严用光，这位才华横溢的浙江拔贡，雅峰书院的首任院长，刚刚完成了《景宁县志》的编纂工作。数月来，他日夜埋头于故纸堆中，查阅各种史料，走访乡里耆老，为的是能将景宁的历史、文化、风俗等详尽地记录下来。如今，县志终于编纂完成，严用光却感到身心俱疲，仿佛被一层无形的枷锁束缚着。

一日，严用光听闻敕木山腰的惠明寺有超凡的惠明茶，其茶香独特，口感醇厚，能让人忘却烦恼，心生宁静。他本就对茶有着浓厚的兴趣，此时便决定暂别案头的琐碎，前往惠明寺，去寻一方宁静之地，舒缓身心。

严用光带着书童，沿着蜿蜒的鹤溪河溯流而上，青山如黛，绿水潺潺。当他们终于来到惠明寺时，寺庙在绿树的掩映下，显得古朴而宁静。寺庙的山门庄重大雅，门上的红漆虽有些斑驳，但更增添了几分历史的沧桑感。

严用光在一位小和尚的引领下，来到禅房。不一会儿，一位年长的老僧缓缓走来。他面容和蔼，眼神中透露出智慧与祥和。老僧微笑着向严用光行礼，说道：“施主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严用光赶忙还礼，说道：“久闻贵寺惠明茶之名，今日特来拜访，还望大师不吝赐教。”老僧笑着点点头，转身从柜子里取出一罐茶叶，小心翼翼地打开。

顿时，一股清新淡雅的香气扑鼻而来。严用光凑近一看，只见茶叶芽头肥壮挺直，满披银毫，色泽翠绿光润，宛如一片片翡翠。

老僧先将寺庙里的南泉山水煮沸，然后把滚烫的泉水缓缓注入茶壶。茶叶在水中翻滚、舒展，如同灵动的精灵。

茶汤逐渐变得碧绿清澈，表面泛起一层淡淡的泡沫，宛如春天的湖水般波光粼粼。茶香随着热气升腾而起，弥漫在整个禅房之中。

严用光静静地看着老僧泡茶的过程，心中充满了期待。当老僧将泡好的茶递给严用光时，他轻轻端起茶盏，对着光线细细观察茶汤的色泽。然后小抿一口，茶汤在口中散开，那群爽清甜的滋味瞬间充满了他整个口腔，甘爽悠长，回味无穷。

“好茶！真是好茶！”严用光忍不住赞叹道。老僧微笑着说道：“这惠明茶生长在敕木山的云雾之中，吸收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再加上我们寺里独特的制茶工艺，才造就了这独特的口感和香气。”

## 履处留痕

# 五月枇杷黄似橘

曹文远

最近驾车从省道、县道、村道驰过时，常常能看到路边临时摆出的摊位上有一堆堆黄澄澄的水果，远看似橘，近瞧细问方知是枇杷。一想可不是嘛，眼下正是“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的五月了，此时正是枇杷成熟上市的季节。作为北方人，初来乍到江南时并不知枇杷为何物，当时非常好奇，为何起名叫“枇杷”，与民族乐器中的“琵琶”岂不是同音？后来细查才知道，其古称“无忧扇”，又名“金丸”，别名“卢橘”，因状如民族乐器中的琵琶，故而得名。在浙江生活时间久了，我对枇杷从开花到结果，从成熟到上市，有了全过程了解。恰如宋代诗人宋祁在《枇杷》一诗中有个完美的概括：“有果产西裔，作花凌蚤寒。树繁碧玉叶，柯叠黄金丸。上都不可寄，咀味独长叹。”详细描写了枇杷凌寒花早开、树叶繁茂、叶子碧绿、果实金黄等特点。从形状和颜色上看，枇杷果实圆润，黄澄澄，金灿灿，沉甸甸，特像小金橘。古人把它比作“金丸”，是非常形象贴切的，尤以宋代诗人居多。除宋祁以外，还有很多，比如：刘子翥的“万斛金丸缀树稠”，戴复古的“摘尽枇杷一树金”；韦骧的“金丸万磊落，琼液正包含”；董嗣杲的“果收初夏摘金丸”。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也有的一比，并且对自家的枇杷树无奈又苦恼，其诗云“贫家自笑无金弹，数树枇杷总不生。”明代沈周则云“谁铸黄金三百两，弹指微湿露薄涛”；高启云：“居僧记取南风后，留个金丸待我尝。”

从味道上来说，枇杷香甜可口，堪比荔枝。梅尧臣有诗为证：“五月枇杷黄似橘，谁思荔枝同此时。”你看，有了胜似橘子的枇杷，连荔枝也不想了，看来枇杷比荔枝还要好吃。杨万里与他很有同感：“荔支分与核，金橘却无酸。”它的果核像荔枝核一样，外形像金橘但是却没有金橘那么软。杜甫有诗云：“柳枝轻弱金橘，枇杷树树香。”描写的是草堂周边一丛丛柳树，枝条低垂，随风摇曳，婀娜多姿；枇杷已经成熟，它们清香四溢，沁人心脾。但是，坦率地说，在枇杷树下，很难闻到香味。大概是诗人经过多年的颠沛流离之后，突然在成都西郊的浣花草堂安顿下来，身心得到了极大的慰藉，才会产生如此细腻的感受吧。清代的敦敏则吃出了另一种味道来：“金丸赢得琼浆味，忆杀江南五月时。”好像枇杷简直是玉液琼浆。而明代王世贞其诗云：“初似金丸能辟鸟，复如崖蜜有来禽。”觉得枇杷如野蜂蜜，格外甜。

当然，由此果可以追溯到其因——枇杷花。枇杷花开得比较早，大约与梅花是一个时节，从诗词中可见一斑。如“春水轻波浸绿苔，枇杷洲上紫檀开”（唐代毛文锡）、“作花凌蚤寒”（宋代宋祁）、“花开抵得北风寒”（宋代董嗣杲）、“黄菊已残秋后朵，枇杷又放隔年花”（宋代周紫芝）“珍树寒始花”（唐代羊士谔）、“梅未含英菊罢花，眼中无物属诗家。忽来僧舍闻香住，却见花开是枇杷”（元代徐贲）。可是，在白居易看来，此花胜过桃李和芙蓉，其诗曰“火树风来翻绛焰，琼枝日出晒红纱。回看桃李都无色，映得芙蓉不是花”。

不过，在讲究实用价值的国人眼中，最终还得从“因果”上界定——不管什么花，开得多早、多好看、多香，如果不结果，或者说结果不能吃、不好吃，也只能“看看而已”，没有实际价值。而枇杷作为时令水果，之所以能赢得食客交口称赞，还是在于它的皮薄、肉厚、甘甜。

据晋人郭义恭所著《广志》记载：“枇杷，白者为上，黄者次之。”难怪脍炙的“美食家”特别喜欢浙江塘栖和象山的白沙枇杷，其特点正是：白、沙、甜。尤以“软条白砂”为最，属国宝级优质品种，为初夏水果中的珍品，深受消费者喜爱。看来在这个“摘尽枇杷一树金”的季节，千万别错过品尝时令的馈赠。

# 与父酣

黄玉林

上，青苔像吃了酒，绿里透红，过分热情地接收了所有日光。

阿伯用酒征服了我。我以大无畏的表现，赢得了对阿伯“阿爹”的称呼。像村里所有人一样，我对岳父尊称为“阿爹”。

岳父给我吃的都是自酿粮食酒，有番薯酒、谷酒、米酒、高粱酒，可我吃进肚子都是差不多的辣味，不分优劣。逢年过节，我从商店买来孝顺老人家的酒，被他统一归类为“瓶装酒”，并毫不留情地定性为“太香”。

岳父创造了我与大阿叔共饮的机会。岳父共有三兄弟，大阿叔是岳父的大弟，长年行走乡村为人箍桶。倚着这门手艺，大阿叔见识了更大的世界，结识了更多的朋友。

大阿叔喝酒的气氛与岳父完全不同。岳父不善言辞，只是反复提醒我“吃酒”“吃肉”，然后“嘿嘿嘿”。而大阿叔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他的下酒菜不是猪肉螺蛳花生米，而是高谈阔论滔滔不绝，一百句话一千个字才佐一口酒。其实，我很像岳父，嘴舌的功能基本只局限于吃，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成了一个合格的倾听者，大阿叔反倒很喜欢约我吃酒。

我们从中午十一点吃到傍晚五点，然后接着晚饭，一直持续到晚上十一点。这样馬拉松式的酒局，大阿叔越喝越清醒，他总是慢条斯理地举起酒杯，口吐莲花奉献金句。

大阿叔的菜地就在门口道地旁，距离酒桌一丈远。菜快吃完了，大阿叔走出门外，蹲一个马步，拔两棵青菜，丢进火锅里。然后教导我：“吃酒不看菜，要紧的是天谈得拢”。

天被他谈破了，又被他谈拢。大阿叔说，他的酒都被话语稀释了，怎么喝得醉？

我糊里糊涂地表示赞同。十二小时内，我们分享了四五斤烧酒，如果把

大阿叔说的话从角角落落扫拢，怕有四五吨吧。

由于开车，加上俗事缠身，近几年我去岳父和大阿叔家，总是行色匆匆，几乎没陪他们好好吃过酒。我没有什么能够孝顺他们，如果连吃酒都不能陪，也许他们会对我失望。于是，不能吃酒的饭桌上，我一遍又一遍与他们回味记忆中吃酒的味道。

岳父和大阿叔到黄地郎做客的前几年，我父亲虽不似长坂坡上般威风凛凛，陪他们大战两三百回合尚不在话下。

照例是土酒。父亲躬着身从木楼梯底下把陶坛移出来，明知道没人偷酒，父亲还是习惯把酒藏在最不容易取的地方，也许是为了节约，特意给自己造点不便。这个麻烦，他不是为别人，而是专门为自己。

父亲解开一圈又一圈的绳子，这些绳子紧紧地扎在密封陶坛口子的塑料上，把塑料纸朝天摊开，探进酒提子，一提一提小心地舀出来。我老远闻到了酒的香味。除了祭祖，这是父亲最有仪式感的一件事。

然后分酒。第一杯酒，父亲才倒一半，岳父忙用手挡住，说“够了够了！”大阿叔也说“够了够了！”父亲再倒，两个人显然都很生气，不允许父亲再倒。我也忍不住批评父亲：“客人说够了够了，你还倒，太不尊重客人了。”我认为父亲不合时宜，连我的面子都损了。可是父亲不理我，厚着脸皮，把所有的酒杯倒满。

第二杯，复制同样情景。我疑惑，第一个半杯就够了，满杯下肚，怎么还来第二杯？

第三杯，再复制同样情景。我认识到自己的肤浅，开始打心底佩服父亲。酒桌上的客气话，怎么可以当真？

我的父亲，并不拒绝吃酒，酒量也很大，可是从来没给我嗜酒的印象。他

## 艺境



杭州·中国画双年展参展作品 《为瞬间补一个拷贝》(局部) 王怡新

## 心香一瓣

# 寻语山下香樟红

吴重生

把自己熬成半透明的红琥珀。此刻弘文馆内的灯火次第亮起，光影里的香樟树宛若一位身材高大的老者，那不正是我的脑海里时常浮现出的至圣先师孔子吗？

香樟树的落叶与别的树不同，大多数树都在秋天落叶，香樟树选择在暮春落叶，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相比于秋风扫落叶的悲凉、无奈，香樟树的落叶是完整的、庄严的，甚至是华美的。它落叶的速度极慢，像是遵循周礼赋予它的一种仪式。它的换装甚至可以用“偷偷的、悄悄的”来形容。深密的绿中夹杂着红，那“红”仿佛是被“绿”礼送出境的，虽然也是惜别枝头，但绝不留恋，因为它知道，新陈代谢乃是自然法则。

每天中午，我都会和同事一起从望院出发，经弘文馆的大门口去教工食堂用餐，我的目光都会有意无意地停留在香樟树的树冠上，感叹它的枝叶之繁、造型之美。中文学院的赵教授认为，老樟树比梧桐树美得多，树冠如圆洞翠盖，柔和优美，充满生机。三月香樟树开花时那沁人心脾的花香，闻之令人神清气爽。进入四月，途经此地的我，会俯身捡起香樟树的落叶——那殷红的、完整的叶片，放在掌心，好像托举着整座寻语山。

弘文馆前靠近望院一侧，有一排高

## 植物三种

王晓敏

## 半夏

一株草根，明明知道有毒却爱上它，以苦为甘地咀嚼

这是从一壶药罐里品出的清风明月

让星星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

五月的天空，花开飘吹那缕缕芬芳

融入星空河流下月光撕开，它洁白的果子仿佛与这枝柔情似水的月亮心怀团圆

信手画上: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 百合

在山坡的夏花里张开它六瓣的天鹅白练是夜的星星一朵一朵地仰起脸来

那是我的一首诗里藏着一江翰墨，缕缕幽香

那是百年都不敢说出又是一个人躲着所有人对你说的。一句花语表达连狂风暴雨也爱在墓志铭上写着每个字——前世的预约

而临睡前去细嚼感觉月夜你和我一样心安

## 箬竹叶

侠客在船蓬里，顶着船篷用刀剑刺破绿叶的风像听马鸣风萧萧，听暴雪狂风一页的竹风

被朝霞滑落的箬叶温柔地种在一个斗笠里生根发芽，风吹拂着它，飘向空中弥漫成漫天的馨香

接风洗尘的盛宴一一也许就在今晚屈原，将驮起另一个春天